

剥离与寻找

——陈忠实先生逝世十周年追思

○ 段建军

陈忠实先生用一生的“剥离与寻找”，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经典，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。十年追思，缅怀先生，不仅是缅怀他的文学成就，而且是传承他对文学的虔诚、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民族的担当。

人的风骨，守护着民族的良知，用一生践行着“学为好人”的信念。这部作品，既没有追随先锋派的碎片化叙事，也没有陷入全盘西化的误区，而是把深刻的文化反思与生动的故事讲述相结合，把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创作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

陈忠实的“寻找”，更是对“自己的句子”的追寻——一种属于他自己、属于白鹿原、属于中国民族的文学表达。他吸收美国作家谢尔顿“会讲故事”的创作经验，坚信“作家不只是为评论家写小说，更重要的是为读者写小说”，把深刻的思想与通俗的表达融为一体，让《白鹿原》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经典。他用自己的笔，把关学精神的精髓，转化为鲜活的艺术形象，让“学为好人”的理念深入人心，在浮躁的时代里，为读者点亮了一盏精神明灯。这种寻找，不是模仿，不是借鉴，而是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，实现了艺术的创新与突破，让他在文学史上，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。

十年过去，陈忠实先生虽已远去，但他的文学精神从未消逝。他所践行的“剥离与寻找”，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还是一种人生态度——剥离浮躁与功利，寻找本心与坚守；剥离僵化与局限，寻找突破与创新。在当下这个文化多元、思潮激荡的时代，许多创作者陷入了功利化、同质化的困境，而陈忠实先生的创作历程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：唯有扎根生活、坚守本心，不断反省自我、突破自我，才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、具有时代价值的作品；唯有立足民族文化、叩问人性本质，才能让文学真正成为照亮人心、传承精神的载体。

白鹿原上的麦浪依旧翻滚，《白鹿原》的故事依旧被世人品读。陈忠实先生用一生的“剥离与寻找”，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经典，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。十年追思，缅怀先生，不仅是缅怀他的文学成就，而且是传承他对文学的虔诚、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民族的担当。愿后来的创作者，能循着先生的足迹，在文学的道路上，坚守现实主义的初心，勇敢地剥离桎梏，坚定地寻找本心，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民族的作品，不负先生的嘱托，不负这片滋养我们的黄土地。

思汗液的感受：“悠远的长调幽幽地飘来，辨不清来自何方，或许它属于蒙古民族的血液，属于每一寸草原。”用细腻的笔法，写出了一代天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那种旷达洒脱。另有一位朋友，以女性特有笔法写枣花：“远隔千山万水，家乡的旧宅院里依然枣花飘香，离乡的游子总能闻得到。”文字有一种自然的张力、一种柔性的张力；写读书：“只有酣游于书海的时候，我才能幻化成一个战无不胜的英雄，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，天马行空，死去自去。”颇有李清照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的气概，难以看出它出自一个柔美女性之手。

风雨中；最动人的绽放，从不需要掌声。

夕阳这时漫过来了，给层层叠叠的花瓣逐一勾上暖金的边。那炽烈的红，便在暮靄里一寸寸沉静下去，化作温柔的绛紫，与群山一同融进将临的安宁。

下山时，那调子又轻轻哼起来，很缓，很轻，像道别，也像约定。回望处，岩隙的残枝已隐入朦胧的暖色里，沉默而笃定。

我们携一身花香归去，心中却留下满山不熄的火光。庐南川藏线的杜鹃，开在崖间，开在风里，开在泛黄的记忆与鲜活的当下共振的和声里——不喧哗，自有声。

蓝袍，换上象征精神解放的列宁装，陈忠实也在创作中，褪去了旧我的桎梏，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双重觉醒。他坦言，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困境时，也是在剖析自己，目的便是“打开自己”，寻找更广阔的文学视野与更深刻的人性表达。这种剥离，不是逃离现实，而是以更清醒的视角审视现实，以更纯粹的心态投身艺术，为后续《白鹿原》的创作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如果说“剥离”是陈忠实对自我的超越，那么，“寻找”便是他对文学本质与民族精神的叩问。在那个文化反思与寻根热潮交织的年代，当不少学者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、盲目崇尚西洋文化时，陈忠实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。他在寻根中明确了自己的方向：不盲从、不猎奇，立足白鹿原这片土地，寻找民族文化的“优根”，用文学的方式，书写民族的精神历程。他认为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年，必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，而“学为好人”，便是这一生命力的核心，是需要被传承的文化基因；与此同时，他也不回避民族文化中的“劣根”，把“闹世事”等腐朽因子纳入笔下，展现民族在剥离劣根、追求进步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。

这种寻找，最终凝结成了《白鹿原》这部不朽经典。从1988年清明写下第一行字，到1993年出版，陈忠实耗费5年心血，把白鹿原上的百年沧桑、几代人的命运沉浮，浓缩成一部恢宏的民族史诗。他在书中塑造了白嘉轩、朱先生等鲜活的艺术形象，把“学为好人”的文化内核，融入人物的命运之中——白嘉轩一生坚守仁义，无论乱世还是太平年间，始终以“学为好人”为立身之本，惩罚失德者，接纳改邪归正者，成为白鹿原精神的象征；朱先生通透豁达，以文

十年光阴流转，白鹿原上的风依旧吹过，那位从黄土地上走出的文学巨匠，陈忠实先生，已然离开我们整整十年。十年间，《白鹿原》的墨香未曾消散，先生用一生践行的“剥离与寻找”的创作理念，依旧在滋养着当代文学的土壤，指引着后来创作者的前行方向。他以笔为犁，在现实主义的田野上深耕不辍，在自我反省与艺术探索中剥离桎梏，在文化寻根与人性叩问中寻找本心，用一部“垫棺做枕”的经典，为中国当代文学树立了不朽的丰碑。

陈忠实的文学之路，始于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，而其升华，则源于一场清醒而痛苦的“剥离”。先生早年沿着柳青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前行，深入乡村生活，把自己扎根在白鹿原这片生活根据地，直面当下的现实人生。那时的他，把当下的生活作为创作的唯一源泉，坚信“生活不仅能使作者获得创作的素材，而且能纠正作者认识上的局限和偏见”。他曾在乡政府任职，那段经历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农民的悲欢、乡村的变迁，却也让他创作，陷入了身份与艺术的桎梏——作品多为当下的政策服务，充满了生活的琐碎却缺乏艺术的提炼，沦为时代的“传声筒”，而非真正的文学文本。

真正的突破，始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中。陈忠实敏锐地意识到自身创作的局限，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反省与精神的“剥离”。他把这一过程，称为“心灵和艺术体验的剥离”，剥离的是基层干部的身份束缚，剥离的是紧跟形势的写作套路，剥离的是旧有现实主义创作的僵化思维。为了实现这种剥离，他辞去行政职务，回到老家农村，沉下心来，咀嚼20年的乡村生活记忆；他广泛研读世界经典，从法国、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品，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，广泛汲取艺术营养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艺术观念。他曾说，理论就像照相机的感光胶片，必须不断更新，才能捕捉到生活的真实肌理。

1985年，《蓝袍先生》的诞生，成为陈忠实“剥离”成功的第一个标志。这部作品，打破了他以往紧跟时政的选材局限，把目光投向白鹿原的历史深处，聚焦于个体的精神历程与命运沉浮，让创作回归到“文学是人学”的本质。就像作品中的蓝袍先生，脱下象征封建残余的



墨耘·曾广阔专栏

读熟人书（2）

○ 墨耘

轻声诵出那些再熟悉不过的句子，如同举杯同熟人共品一坛陈年老酒，那酒里藏着雨雪风霜，自己虽未全部亲历，却因为这“熟”，而生出一股醇厚的、直透心脾的共情幽香。不妨列举几位熟人的醇美文字，回味其中的悠长韵味。

如某朋友写唐伯虎：“天为谁春，花为谁红，一生的寂寥与悲苦几人能懂？唐寅一腔奔腾的壮志豪情也只能悄然掩面而付于这萧瑟的西风了！”字里行间幽愤郁结，将唐伯虎那种求功名而不得的惆怅写得淋漓尽致；再如，写游览成吉

四月下旬，与二十余位文友同赴庐南川藏线。车过六道湾时，忽有红云扑面——不是点缀，是席卷，是整座山脊向深谷倾泻的、深长而灼热的吐纳。

人还未下观景台，眼里已撞进一整座山的杜鹃。不知是谁起的调，细细一声“夜半三更盼天明”，三两个声音便跟了上去。到“岭上开遍映山红”那句，我的喉咙也松了。歌声荡在空谷里，与漫山红艳撞个满怀，撞出岁月尘沙，也撞出少年时蹲在村东头看露天幕布上《闪闪的红星》的那个春夜。

原来黑白影像里那一抹模糊的念想，要等五十年，才在此刻漫成满眼的真。我伸手，指尖触到温润的花瓣。风

岭上回声

○ 汪向阳

一来，整座山都轻轻摇，摇出混着草气的淡香。不觉独自往花深处走去，歌声渐渐远了。方才的歌声忽在身后又起——三五文友正挽着手唱，神情动作，依稀少年模样。

转身望出去，一簇簇杜鹃就缀在苍翠的崖壁间，不择地，不爭时，只在属于自己的节气里倾尽所有地红着。看久了，那红里仿佛透出别样的意思：最美的生命，原不在避风处，而在

龙首文苑

手心也

2026年4月29日 星期三 主编：赵命可
责编：秋川 美编：庞红梅 校对：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/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6

文化艺术报

香椿情结

○ 高亚平

寓居城市，虽已有多年，但总觉得自己还是家乡原野上的那朵云，落不到城市这块土地上。故每逢季节变化，辄有思乡之感。思念故乡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以及那些至亲至爱的亲朋好友。杜审言诗云：“独有宦游人，偏惊物候新。”其实，岂止是杜审言，古往今来，每一个远离家园的人，都会有这种感慨的。这不，看到古城墙上被春风吹得猎猎翻卷的旗帜，看到城市上空飞翔的五彩的风筝，以及大街上姑娘们飘飞的裙裾，我便想到了故乡，此时，春的气息怕早已把它唤醒了。那些绿油油的麦苗，那些在原野上往来奔跑的孩子，那些呢呢喃喃飞来飞去燕子自不待说，单是村头地边、房前屋后香椿树上吐出的紫红色的椿芽，就惹人怜爱。它们在亮丽的阳光下，散发出浓郁的馨气；在柔和的春风中摇曳晃去，似在向人们招手：“来，采摘我们吧，我们正香正嫩呢！”



豆包 AI生成图

掰香椿，在我们家乡是一件很普通的事，七八岁的孩子干得有滋有味、兴趣盎然。香椿分野椿和家椿两种，野椿大多长在田头地坎。每到四月香椿发芽后，树上常攀附着一两个男孩子。他们像猴子一样机敏，两腿一盘，坐在树干上，或干脆立在树杈上，风吹得树摇来晃去，却无奈他们何。他们有的拿着挠钩，有的拿着竹竿，只就椿芽上一钩或一按，椿芽便如一支力竭的箭镞，倏然落下。树下呢，则必定有三四个孩子在捡拾。这些孩子边捡边吃，待吃得不再想吃，便将椿芽捡入柳条篮中。阳光照到头顶上时，树上的孩子下来，他们平分了香椿，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这样，中午几家的饭桌上，便有了一盘时鲜菜肴——焯香椿，绿绿的，香香的，诱着人的胃口。不到一周，田野上的香椿便被孩子们掰完了，原来在风中摇头晃脑、生机勃勃的香椿树，立刻显得光秃秃了，不用担心，过不了几天，这些树上就会重新长出椿芽的，大人告诉我们，香椿越掰越旺。掰完了野香椿，那些顽皮的孩子并不满足，他们又把贪馋的目光盯到了家椿上。

我家的后院里有两棵香椿树，一棵有小桶般粗，一棵仅有茶杯口那么粗细。幼年，每到掰椿芽时节，我便瞄上了家中的这两棵香椿树。一到野香椿采完，我就打上了它们的主意。但是，祖父严禁我掰小树上的香椿，他说那棵树正在“长树”，经不住攀折，这样，我便只好掰大树上的香椿了。这棵大椿树靠院墙而生，长到两丈，分作两杈，然后又向上发展。每次掰椿芽，我都坐在分杈上，用挠钩钩。祖父呢，在树下捡。我一般不一次性采完，只掰够一顿吃的就

罢手。这样，整个春天里，我们就有吃不完的鲜香椿。有了香椿，祖父就做椿芽炒鸡蛋和焯香椿，这两样菜都极香，我都爱吃。但祖父不许我多吃，他说吃多了流鼻血。祖父还贪杯，每次吃香椿，他都要喝几盅。有时，他也让我喝一盅，我不喝，他便说：“娃子不喝酒，长大了没出息！”这样，我便喝，觉得那酒极辣，连眼泪都辣出来了。祖父则在一旁笑，显出很得意的样子。

后来，我上学了。上小学，后中学，功课愈来愈重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这样，每年春天，就再也没有机会掰香椿了。不过，那诱人的椿芽炒鸡蛋和焯香椿还能吃到，那是祖父央弟弟掰了香椿做菜专留给我吃的。1982年，我到省城读书，便永远离开了家乡原野上熟悉的香椿树，那掰椿芽、吃香椿的情景，已成了遥远的过去，只能在梦中重温。只有祖父慈祥的面容时常在我的眼前闪现，令我思念不已。但由于功课紧，我竟无机会回家看望他老人家一眼。就在我入大学读书的第二年冬天，祖父不幸去世，享年83岁。听母亲讲，祖父临谢世前，还很惋惜地说：“能吃上一口鲜香椿就好了！”当时，正是冬季，北风怒吼，万木凋零，离春尚远，哪儿能采到椿芽？何况，即便能采到，院中那两棵香椿树在父辈们析居后，也早已砍掉了。

大学毕业，进入城市，忙碌工作，一晃便是多年。多年来，我再未吃过家乡原野上的鲜香椿，对香椿的记忆也逐渐淡远。节假日有时在蔬菜市场闲逛，偶尔看到有卖香椿的，但大多已叶枯不鲜，且价格昂贵，令人望而却步。所幸妻子娘家后院有十几棵香椿树，每到春季，岳父常采了鲜椿芽，切碎用盐揉过，然后晒干，给我们寄来一包，虽不及刚摘来的新鲜，但也聊胜于无了。每次做汤时，妻给汤中撒一撮，汤中便有了一股浓浓的清香。或在吃凉皮子的时候，给调料汁中捏一些，面皮吃起来，便显得格外味长。

数年前，一家刊物举办了一次笔会，我有幸参加。笔会期间，正值春日，我在异乡的土地上上期看到了一棵香椿树，一时，思如潮涌，写了一首散文诗《香椿树》，至今犹记得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记忆里总有什么东西如火似的闪亮，搜寻了半天，才发现是你盘踞在我的脑海里。香椿树，家乡的树，你还认识么？你还认得那个掰椿芽的小男孩么？”写下我对香椿的一片痴情。我想，今生我怕不会忘记香椿了。尽管家乡原野上的香椿树已没有我记忆中的稠密，但香椿的清芬却早已深入我的骨髓，今辈子，这股浓浓的清香怕都不会从我脑中散去了。